

非常记忆

与节水有关的零星记忆

李云峰

运城市区所处的运城盆地盆底，有一汪孕育华夏五千年文明的盐湖，在给对方神奇的热土带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同时，也形成了地下水苦咸、不宜饮用的先天欠缺，从而导致运城的饮水，完全靠引入黄河水和泗交河水来保障供给。每每看着家里水龙头全天候供水的优越条件，不免就会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大部分时间缺水的过往。可能正是这些刻骨铭心的缺水记忆，让自己养成了节约用水的良好习惯。

自己节约用水概念的萌生，应该追溯到小时候在老姥家的时候。那时村里一些农户院里虽然有水井，但几乎都是浅浅的咸水井，老姥家连这都没有，只能到附近马厰场院那口咸水井汲水。但是这水由大人担回家，只能洗洗涮涮，不能喝，而供人畜饮用的甜水，则要用小车到很远的田野上一个叫马鞍桥处的机井房定时去拉运，所以很辛苦，老姥总是提醒大家，除了做饭烧开水，不能随便糟蹋甜水。

人家的院里，大都有自己打的水井。但是到了1974年春上，自我们搬家入住到现在东风小区所在地的东风一区公产房家属院后，就开始体验这种为接水而排队的日月。当时由十三排清一色砖瓦房组成的家属院里，除了两个公共厕所外，竟然没有供水设施，只有小区南边临近东街的路边，有一个小水房边竖着一个带锁的水龙头，也是按时供水，有专人管理，凭水票买水。

持续压迫的结果。随后，见许多大人从老东街的东头挑回满桶的水，经打探，得知两里开外的尊村引黄管理局有一个水塔，水很大，让外人挑水。于是我就鼓动几个同院的男孩子一起结伴前去担水。那么长的路，对自己显然又是一个新的挑战，也是一个锻炼，在少年人相互间争强好胜的比赛当中。但慢慢地，我在路途中歇息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很快就可以一口气把水担回家中，而且步履协调平稳，几乎不会洒出一点水来。

蒲公英随想

董松龄

故乡情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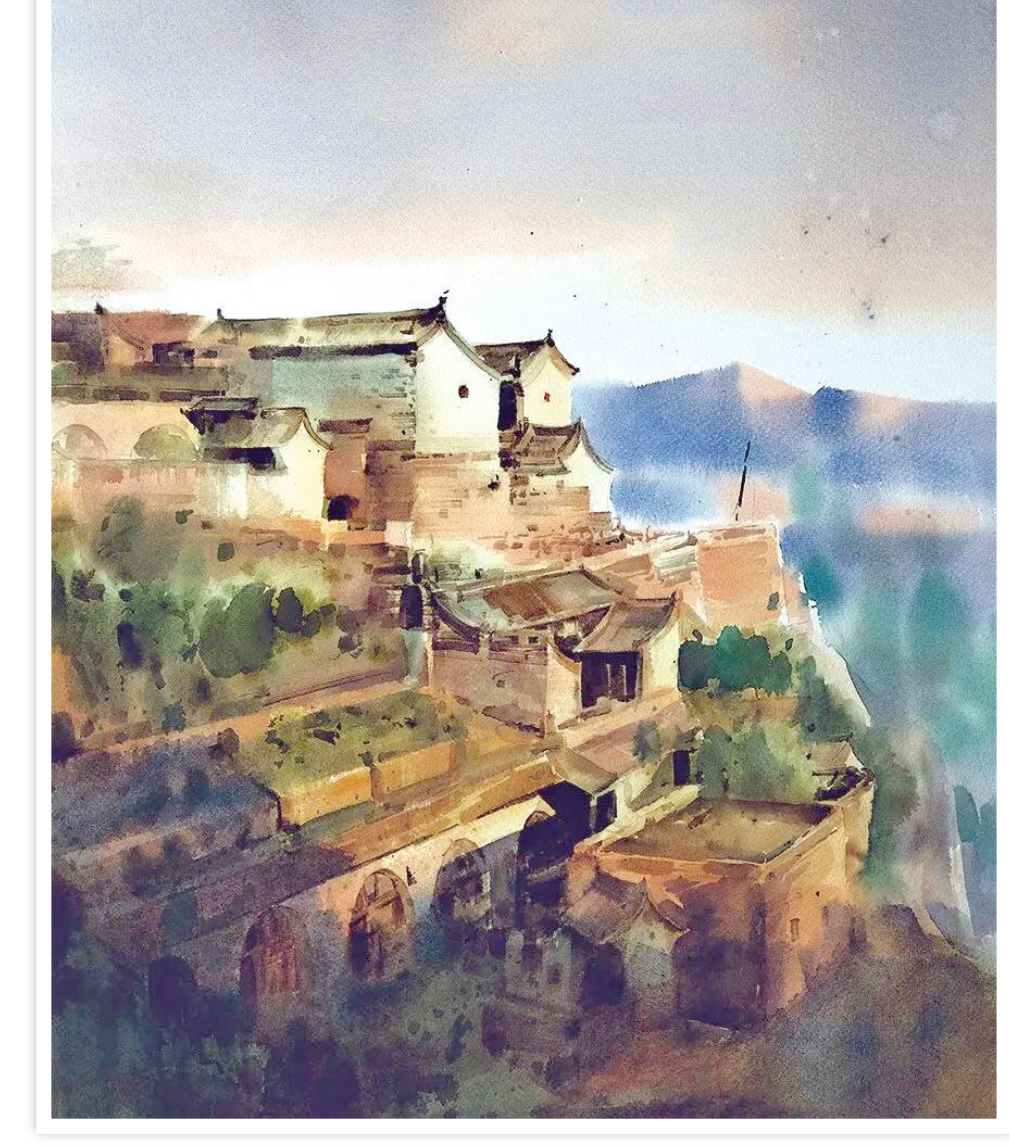
二月末，一场大雪突袭了河东大地，阳光被寒冷多次驱赶，又多次潜回。前行，后退。跌倒了，再爬起来……慢慢地，成为春天的一部分。鸟儿站在枝丫上，一粒一粒地嚼着风，嚼着嚼着，风软了，阳光暖了，春天才缓缓发酵，一点一点漫过了，春柳亮了，杏花白了，桃花红了，田野绿了……

白云生处有人家。直逼苍天的中条山巅有我一个家。二十多年前，我走进了这个家。多年来，村民们一直延续着传统的农耕模式，春耕秋播要靠牛马犁地，铧挖锄铲，肥料要用担挑肩背，至今保持着原始村落模样。贫瘠的土地养不起和它相依为命的人，一拨一拨的乡亲怀揣着梦想，走向自己向往的诗与远方，在城市的一角挥汗如雨。每当夜晚独对星空时，一切名利和浮华都被掠去，他们的心里最惦记的还是老家那两扇柴门。那是故乡的眼睛，铁锁锁不住故乡牵挂的眼脸。回家过年是一年一次的心灵皈依，推杯换盏中，酒是生活温情的搀扶，吞下的苦辣和咽下的酸咸都在酒杯中慢慢融化。春节一过，一户户空荡荡的门扉，又追着打问号的山路：你要去哪里啊？

老家“葫芦枣”

严青

农村老家后院栽有一棵枣树，树龄现有五十多年，树高超过老家房屋，树围不大结实不少，枣儿形状酷似葫芦。每到夏秋时节，枣树枝头挂满“葫芦”，晶莹剔透黄红翠，摘一把放在手上赛珍珠，咬一口脆生生甘甜如蜜，细嚼余香叫人三日回味。枣树是从野地里移栽的，它没有村里其他枣树那么大那么粗，结实也没别家枣树紧密，但也能把树枝压得腰弯背突。我始终不知它的大名叫啥，只好送个土名——“葫芦”。



鹤雀楼

金窝窝系列

樊亚鸽 作

当我遇见你的那一刻

李竹青

当我遇见你的那一刻，眼中满是爱恋，你娇羞的笑靥，如身着霓裳羽衣的仙女，在枝头翩翩起舞。当我遇见你的那一刻，你正着一袭红白相间的苏绣旗袍，从远古的唐诗宋词中，缓缓走来，你的一颦一笑，在淡淡柔情里化成了诗。

斟杯桃红

斟杯桃红，与时光对饮，与心灵对话。当我遇见你的那一刻，春光染绿眉弯，漫天花雨掬捧出一泓温婉情思，三生三世的誓言也终敌不过岁月的云烟，瞬间醉了眼眸，迷了心智，宛如进了仙境。当我遇见你的那一刻，便想结庐而居，携一袭花香，披一身春光，卷一袖暖风，做个逍遥自在的桃花仙。

晴丝袅袅

赵卓菁

雨停了，天空不再阴霾，负着一套书，急步走着，不时溅出水花来。草坪上，树旁，蜿蜒出一串小路，云低沉，有中年工人清理路边的落叶杂草，手扶着铁锹，不知道望向哪里。原来的石板路轻轻碾成大大小小或方的圆的纹路，小心翼翼地走过，却也没有声响。独自前行，思绪和春天的湖水没什么区别，一点点波澜不惊。时间总让人悄悄成长，丢掉包袱，青草一样一茬茬地收割、延展。云层蚕茧似的层层包裹着，一只野兔子躲在小树丛后熟睡，懒得翻身，等待天明。图书室里，簌簌的翻书声，低头思索不说话的人们，任思绪漫天，轻敲大地……杯子里，茶叶旋转着，滑到杯底，淡淡茶香，袅袅升起。

心香一瓣

连翘花开

史光荣

城外的山坡上，有很多野生的连翘，它们既是一味中药，更是初春一道风景。花儿没开时，藤蔓匍匐着、散落着，湮没在一片片褐灰色的山褶里，隔着山，隔着岭，隔着杂乱的野草和荆棘，丝毫发现不了它轻盈的身影。过了春分，一阵风袭过，一场雨润过，身子还没觉得很暖时，金色的连翘花儿便开始吐蕾绽放了，先是寥若晨星，点缀在偌大的坡岭上，接着就是一丛丛、一片片，像一朵朵染了颜色的云彩，白花花的，堆在那里，三两天，满坡的连翘花儿就全开放了。沿着崎岖蜿蜒的小道，往山上走去，一蓬蓬、一簇簇的连翘花儿开得正烈，小小的花儿像出水芙蓉，娇艳澄澈，清新透爽，小风掠过，舒展的藤条一枝枝四处摇曳，像挂满金色的铃铛花，仿佛能听到清脆的花开的声音。因为花期早，人们也叫它迎春花，几乎是和报春的山桃花比肩开放，也称为“姊妹花”。山桃花开的是粉中透红的花瓣，连翘花则是纯金黄

的，它们相互交融着，有山桃花的地方也有连翘花，山桃花灿烂娇娆，连翘花热情奔放，远远望去，在尚有寒气的初春，在灰茫茫的坡岭上，它们就是耀眼的星空，灿若云锦，仿佛是大山迎接春天到来的笑容，挂在山涧坡岭。花开的季节，正是沿河北开，大地回暖的季节，也是南雁北归、柳丝吐绿的季节，看着一串串相互叠压的繁星般的花朵，春，姗姗来了；群山，在一片萧瑟中醒了。连翘花，还是我们农家自己的花。娇小的花朵，是那么平常，那么朴素，贫贱地生，恣意地长，坡岭上，沟沿上，岩缝里，只要有一点土壤就能生长，给点阳光就灿烂舒畅。它们绽放得最早，把春天到来的喜讯传遍坡坡岭岭，用淡雅的体香为沉寂了一个冬天的蜜蜂起飞导航，虽不刻意张扬，但在大山里，它就是我们身边一道耀眼的风景。轻轻走过，把它捧在心上。花儿开了，我们的春还会远吗？